

三
國
志

一
二

方伎傳第二十九

魏書

魏書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也一名專人以
兒有壯容又精方游學徐士兼通徐士兼通合湯
分劑不復稱量煮藥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
當灸不過一兩處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
當針亦不過一兩劑不復稱量煮藥飲語其節
病者言已到應便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
壯病亦應降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
其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若便飲其麻沸散須更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

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
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
即各與藥明日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
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
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
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
獻得病已差詎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
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
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

劉祖針胃管訖便苦欬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今不時愈佗與四物女苑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薑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酒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

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
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
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
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
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
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
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
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
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
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

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 佗
去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
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割裂士大夫
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
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胃中煩懣面赤不食佗
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
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
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
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
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

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其隨

手而差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臂不能行輿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多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

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麋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

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宥宥

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
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
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
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
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
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彊死也初軍
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
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
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
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

大股刺瘡而
極走太奇
云云

華佗

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
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
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為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
羞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
收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
以至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
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之曰是易治之當得絲練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大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大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拽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統是蛇但有

今之剖解

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縣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而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子弟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而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出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及灌去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上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踴踴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剗去惡肉以膏傳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

以求難者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
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
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
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曾藏之
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
巨闕曾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
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
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
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

而有皇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作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師

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他作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茯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若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茯苓價暴數倍議即安平李贛李其辟穀餐茯苓飲寒水中泚利殆至墮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鳥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注從問受闡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遂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茲充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

鼻釋金輅而履雲輿乘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
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
過於負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轂難得而佩終
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
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
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善脩房內之術
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
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解繁寡竇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
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
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
於海又言諸梁曉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
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臂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
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舊尾
鼓腮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啖余時問言率
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
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
帝則復爲徐市
藥大之徒也

杜夔傳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
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
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
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
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
夔爲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
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
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
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摠統
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

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
都尉漢鑄鍾工柴玉巧有思想形器之中多所造
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之玉鑄銅鍾其聲鈞清濁
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
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鍾雜錯
更試然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
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
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
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
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